

娱者千虑

## 乱搞春晚

年关日近,春晚又一次爬上了热门词汇的排行榜,挑逗得老百姓议论纷纷。这个“小孩没娘说来话长”的节目,既让人欢喜让人忧,也成了娱乐圈中的兵家必争之地,继湖南卫视等地方诸侯率先发难,向央视老大分一杯羹之后,连一些网友都加入到这一行列,要自办草根参加的山寨版春晚,目的就是向央视春晚叫板。

一个一统江湖十多年的节目,如今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,尽管前几年就遭到广泛的质疑

甚至是抵制,但这些从本质上说都属于口水仗,反而起到了宣传的效果。今年的形势看来是真有所不同了,群雄并起逐鹿中原,尤其是利欲之心被压抑太久的地方电视台,更是急不可待地要上马,至于网友的叫板,虽然恶搞的价值大于存在的价值,但毕竟是招来了观众起了哄,把春晚这道大餐彻底变成了乱炖。

对于乱搞春晚的事儿,我们可以褒也可以贬,但必须接受,就如同街头的小广告,没人管你看不看、烦不烦,先贴上再

说。炒作是一种资源,炒作热门话题是一种利用资源,且正面、负面通吃,以此低成本运作出一个话题,两个月不过期,即便是成功的几率比鬼的几率还小,然而,就有人敢吃这个螃蟹,如今看来口感还不错。

近几年,老百姓对央视春晚的失望是有目共睹的、有口皆“呕”的,而且在年复一年得不到相应的满足之后,也就死了心了,不再痛心疾首而是为恶搞、乱搞而叫好。但是,这样乱搞出来的春晚能不能满足我

们想看一台好戏的愿望呢?基本应该是妄想。春晚其实就是大年三十儿的一台综艺节目,让老百姓乐呵乐呵,形式无非是歌舞、相声、小品、杂技、戏曲的大拼盘儿,甭管你怎么搞,也很难跳出这个框框,假如N个电视台同时搞这样的大拼盘,恐怕观众真的要崩溃了!

乱搞春晚不能满足观众需要,是利益驱动下的一拥而上,至于网友搞的春晚,只能像芙蓉姐姐搞歌唱一样,往好里说算一种行为艺术。 白波

就事论世

## 美国的老“官迷”

亨德曼原本是一位名律师,退休后不安分,发了“官瘾”,居然竞选起美国哥伦比亚市的市长来,62岁那年走了“狗屎运”,还被她竞选上了。因为市民们说他当得不错,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把选票塞进他的票箱,已经75岁高龄的他,至今还稳稳地坐在市长宝座上。这是我在书上读到的一个真实有趣的故事。

说它有趣还真的有趣,一个退休老人还能得到“提拔重用”,当了10多年市长,有点接近天方夜谭。如果让我们国内的官员看到了,会作何感想?

其实,那个故事还未讲完呢。在美国,像亨德曼这样的老“官迷”为数还不少。因为在美国当市长,基本上是没有发财可能的,甚至有点出力不讨好——除了那份工资,外快绝少,更不用说灰色、黑色收入了。所以,如果没有点经济底子,当

个市长是很艰难的。也许因了这个原因,市长位置才不会被玩命似的去争抢,让亨德曼有这个机会。这也可能是我们国家很多“官迷”意想不到的吧。

翻译这个故事的人说亨德曼退休高龄当官,是因为个人品德高尚,有为社会服务的良好心态。我觉得这个归纳太过勉强,就算说对了,也只触及皮毛,离事件本质还有十万八千里。

如果把亨德曼放到一个官本位严重、权力可以成为谋利工具的社会背景下去当市长,他的品德还高尚得起来,他的心态还好得起来么?如果权力成为个人谋利工具,当官就会成为热门职业,人人打破脑袋往官场挤,甚至不惜放下尊严,丢掉人格,用金钱美女开路去争官当。这种情况下,还有职位留给亨德曼们去过“官瘾”,让他为公众服务么? 凡夫唐

讽骨余韵

## 八风不敌一狗屁

东坡居士曾在瓜洲任职,一日,灵光一闪,写出一首佛偈:“稽首天中天,毫光照大千,八风吹不动,端坐紫金莲。”他颇为自赏,于是派遣书童过江,送给好友,也就是一江之隔的金山寺住持佛印禅师印证。

谁知禅师从书童手中接看之后,拿笔批了两个字“狗屁”,叫书童带回去。

东坡一见大怒,立即过江责问佛印禅师为何如此无礼?禅师对他说:“从佛偈中看,你修养很高,但既然已经八风吹不动,怎么又被一个狗屁吹过江呢?”东坡听后,满面羞愧。

这八风,又是些什么东西呢?就是八个字:

1.称:各种称赞,真心的赞美假意的吹捧都能使人飘飘然,谁可以当场拒绝?  
2.讥:冷嘲热讽,刻薄尖酸,抓住你的短处大肆讥笑,

谁可以坦然忍受?

3.毁:无中生有,毁谤中伤,把你大好的名誉毁于一旦,谁可以不为所动?

4.誉:赐你荣誉,给你美名,为你留名青史。谁可以不满意心喜欢?

5.利:金钱美女,荣华富贵,各种利益和权力触手可得,谁可以轻易放弃?

6.衰:年老色衰,气力衰耗,少年不在,家境败落,谁可以不觉悲伤?

7.苦:各种苦难,环境艰难,身体病痛,生活凄苦,谁能够保持乐观?

8.乐:精神愉悦,生活富足,繁花似锦,妻贤子孝。谁能够悄然舍弃?

八风吹不动,实在是一种可怕的境界,连东坡居士这般豪放洒脱之人都处处碰壁,何况我们这些俗人。 浪子寂寞

辉笔而就

## 廉价的时尚

我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,一直教到我们小学毕业。老师姓顾,他很会讲故事,叙述生动,绘声绘色。顾老师肚子里的故事并不多,但他看《故事会》,看完了再把故事添油加醋地贩卖给我们。当时的我,认为《故事会》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书。

我对《故事会》这本杂志一直怀着莫名的崇拜,直到上了初中。初中就有开眼界的机会了,比如可以读更长一点的小说,甚至长篇小说。那就不仅仅是故事了,后来有人告诉我,那叫文学。

不要笑,好不好?不是谁都能理解什么叫文学的。我当时以为《故事会》里的就是文学,也有人拎着我的耳朵跟我讲,那也是文学吗?就算是,也只能是通俗文学;文学杂志,那才叫纯文学。

麦当劳才到深圳安营扎寨的时候,无数的深圳人举家前往,等着买汉堡的队伍能从二楼餐厅排到一楼,再围着大楼绕一圈,因为这是时尚,我们当时能理解的一种时尚。

最时尚的不是人多,其实是吃法。汉堡里夹着一层薄薄的芝士,有人不爱吃,就先小心翼翼地刮掉,然后吃掉牛肉饼,下面才是吃掉几片没怎么切的生菜叶子,最后就着可乐吃掉两片面包。觉得真爽,花一样的钱,吃好几样菜,荤的素的全有了,营养好得很。值。

后来,时尚之风又为之一变。很多人直接开到麦当劳去谈恋爱、见朋友,甚至谈生意,一坐几个小时,没人赶你走。这不是最时尚的,最时尚的是背着又厚又重的笔记本进去假装

工作很忙,那时候又没有无线上网,但可以假模假样地打几笔WPS,白领。见过白领吗?十年前麦当劳里多的是。

不要笑,好不好?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时尚。“时尚就是一种丑,丑得我们无法忍受,以至于每不到六个月就必须换一次。”王尔德说的。所以现在城市的白领们不去麦当劳扎堆了,集体移师星巴克,到那里去发呆。

十年前,手机由大哥大向掌中宝进发的时候,价钱仍然很不便宜。我们那时候用BP机,别在腰眼里,有信号来,它会震动。那时候我们常说腰眼一颤,好事就来了。碰巧有个亲戚做手机生意,唆哄着买了一个,当然也别在腰眼里,有透明的塑料壳子。

那时候把手机别腰眼里的人,可能都不希望夏天就这么快过去,离老远就看见腰里一个黑黑的东西,跟别一盒子枪似的。瞧着神气又威武。

那年回乡下,二叔见了我很客气,说我学问大了,眼镜里一圈一圈的。我听了很受用,还没来得及谦虚,二叔皱着眉头很不解地问我,城里戴眼镜的人都时兴把眼镜盒子别腰眼里吗?

不要笑,好不好?手机本来叫移动电话,别不别腰眼里是各人自由,只是想每每会被误会,而这个误会还严重打击你的显摆之心,你就难免要郁闷一下。

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好、时尚、经典与流行,十有八九都是廉价而靠不住的,但我们身在其中时并不能准确意识到。这是导致人间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江北土著

三言二拍

## 姑妈进城

前些日子,姑妈从农村老家来南京玩。她老人家快七十岁了,身板结实得很,没舍得买卧铺,座票又没买到,硬是在车厢过道里坐了一整夜。

我搬了新家后,姑妈还是第一次来。我带她到小区里四处逛了逛。姑妈赞叹道:“这些各种各样的树,怎么可巧长得如此齐整?”我解释说:“这都是绿化公司特意移栽来的,有专人修剪。”姑妈惊讶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说:“吓!那得花多少人工啊!”

姑妈在一大片草坪前停住脚说:“既然有那么多劲儿去移大树,怎么这些地却荒着,长了许多草?我种了一辈子子田,最见不得‘荒地’了。”我说:“这草也是特意种的,全为了好看,这叫绿化!”姑妈说:“要是种高粱、麦子的也不难看,那也有‘绿化’,到秋天还有收成哩!”我看看你们门口那儿,有四五个大老爷们(指门卫)在那整天闲着没事干,正好叫他们种!”我笑着附和道:“姑妈的建议真好,回头我就

向物业说去,把这些地干脆包产到户,居民一户一块,下次姑妈来还能帮我忙秋收呢!”姑妈也被逗笑了。

刚住了几天,姑妈就急着要回去,嘴里还不停念叨着“金窝银窝不如我的泥巴窝”,眼看留也留不住了,我就到超市买了好多东西给姑妈带回去:各种秦淮点心、肉松、糖果……而且我全挑的礼盒装的,堆在那儿像座小山似的——因为老家还有许多七大姑八大姨、街坊邻居要打发,姑妈难得

来南京一次,回去也好有个交代,不能太吝啬!而且我早就想好了,东西虽多,我帮姑妈办个行李托运,绝对没问题!

可是,那天我准备送姑妈到火车站的时候,却发现我给姑妈买的那座“小山”不见了!我忙问姑妈,她把一只蛇皮口袋轻松地往肩膀上一扛,神秘地拍拍它笑着说:“全在这哩!我把那些外包装的纸盒子都拆掉,卖了!省得占地方,你看这下就不用办托运了,花那冤枉钱干吗!” 和燕路 芳菲

不是乱弹

## 拄拐的大忽悠



最近,公司和汤山疗养院签了个合同,每年安排10名员工去疗养泡温泉。据说,温泉对关节炎最有疗效,还具有美容功能。消息一传出,大家仿佛一夜之间都“百病丛生”了。

李姐叫嚷着:“腰疼得没治了,昨天一晚上连眼都没合。”老王捶着肩膀,唉声叹气地说:“我这肩周炎又犯了,穿衣服都要老婆帮忙。”

张嫂按摩着大腿,龇牙咧嘴地做痛苦状。只有小张啥话也没说,似乎他的身体最健康。不过,大伙儿见他走路有点瘸,于是问他:

“你腿怎么了?”他支支吾吾地回答:“啊……没啥大毛病……”话虽这么说,但这腿却越瘸越厉害。

前几天早晨,大伙上班时,见小张拄着一根拐棍。大伙儿纳闷地问:“你这是咋的啦?”

小张轻描淡写地说:“关节有点小毛病,过两天就好了。”

去疗养的指标终于下来了。李姐、老王、张嫂都不吱声了,谁好意思和拄拐的人争呀。小张去了汤山疗养院,听说,泡了一次温泉就丢掉了拐棍,当晚还上了舞场。

大厂 郭其健

有点出格

## 对钱下药

这几天早晚温差大,一个没注意就感冒了。拖了两天不见好转,只好趁着周末的空儿去医院看病。

走的时候太匆忙,没注意到钱包里只装了200块钱,心里有点发虚。量完体温,医生简单地询问几句就要开药。我惴惴地问医生估计要多少钱,他说:“挂水再开点口服的药,差不多480块吧。”我忙说没带这么多钱。医生划掉处方,又重新开。我再问多少钱,医生说:“300多块。”

我只好说:“我带的钱还是不够。”医生有点不耐烦,就问:“你到底带了多少钱?”我实话实说,只有200块。医生大笔一挥,把输液那项全部划掉,又划掉些口服的药,说:“水不挂了,就光吃药吧。回家注意多喝水。”

到缴费处付钱、拿药,正好还剩下两块钱可以坐公交车回家。

集庆门大街 从建锋

家有儿女

## 幸亏不在爸爸肚子里

很晚从外面回来,女儿悦悦开始跟我抱怨:“妈妈,爸爸做事情不像你那么快,我让他做什么事情,他嘴里说嗯嗯,可是要等半天才会来做。”

我看着正在玩电脑游戏的老公,对她说:“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,叫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,爸爸当然不如妈妈好,你

看,妈妈答应你的事情,一定会马上办到,这个臭爸爸,做事情就喜欢晚半拍。”

悦悦表示非常赞同,同时不忘去敲敲她爸的后背。

老公笑着抱起她说:“爸爸最后不还是照你的吩咐做的吗?”

我不高兴地大声说:“怎

白领黑秀

## 裁员的戏法

又到年底,公司里很多同事的合同都快到期了,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,公司放出要裁员的消息,为此大家都寝食难安。

我们部门只有五个人,却听说要裁掉三个,除了小丁,大家都有被裁的可能。小丁与我们四个不一样,听说介绍他来的后台很硬,老板应该不敢拿他开刀。

我们四个人结成联盟,不管谁被裁了,都要团结起来向公司提出一笔赔偿。

结果让我们惊讶的是,小丁第一个被裁掉了,大家心里这才平衡了一些。

令人更惊讶的事情还在后头,除了技术骨干小刘保住了饭碗,我和其他两位同事都光荣地下岗了,这样算来,我们部门五个人居然被

裁掉了四个!

经过一番谈判,我们被裁的三个人底气越来越不足,最后只要到预先赔偿的五分之一。不过这样我们也满足了,听说小丁走时一毛钱都没拿到。

一个星期后,我接到留下来的同事小刘的电话,他告诉我,小丁又上岗了……

江宁区 朱宗成